

皖南武装侦察中的“雷瘸子”



1983年夏雷伟和在当年战斗过的谭家桥红庙前留影。

2021年3月1日,《黄山日报》联合中共黄山市委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开设《建党百年·黄山市党史大事记》专栏刊出:“1944年12月初,新四军派雷伟和、江同义率领一支侦察连抵达太平樵山,支持皖南山地斗争。”

那么,新四军侦察连为什么要到太平樵山?还得从头说起。

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以后,在皖南又集结一九二师、忠义救国军、川军,还组织特务密探、地方反动武装,对我皖南地区党组织进行疯狂镇压。皖南地方党组织遂转入地下活动。在皖南山地中心县委书记胡明领导下,

成立了皖南第一支新四军游击队(后称“黄山游击队”),刘奎任队长。

1944年9月的一天,新四军第七师师长谭希林、政委曾希圣亲自向雷伟和部署任务,要他率领一支精干的侦察部队到江南山区,侦查皖南地形和敌情,打击反动武装,扩大我军影响,协助地方党发展皖南地方游击队。

当时,雷伟和在第七师十九旅五十五团任特务连连长(十九旅在沿江支队的基础上成立,五十五团就是以前的“巢大”)。按照谭希林、曾希圣的要求,侦察队(又称侦察连)很快组成。这支侦察队,以五十五团特务连警卫排、团侦察排为基础,从各营抽调战斗英雄,共80多人,组成两个排,雷伟和任队长,江同义任指导员。

第七师侦察队从无为县的六洲偷渡长江。六洲(今芜湖市鸠江区白茆镇)地区是抗日老根据地,在长江两岸,地方群众基础好,有我秘密交通站,并控制着帆船。侦察队员分乘两只大帆船,为防止芜湖日伪军在长江上巡逻,穿军服的队员隐藏在船舱里,穿便衣的在船上放哨。如遇到敌人巡逻艇,侦察队就以机枪火力猛射,使敌人措手不及。幸好,侦察队顺利渡过了长江,迅速经南陵到达繁昌。

雷伟和先带3名侦察员到了当时皖南山区游击战争的领导和指挥中心——樵山,与皖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胡明会见后,再回到繁昌把部队带到樵山。胡明很快通知了刘奎、唐辉(另一支游击队负责人)、洪琪(中心县委书记)等同志,与雷伟和共同研究行动计划,决定:首先拔掉谭家桥大红庙敌人据点。

谭家桥,是皖南山区的一个战略要地,位于现在黄山市境内的黄山东麓。大红庙,是国民党太平县政府驻谭家桥里三乡(南望、三龙、三潭)党政办事处。这里驻扎着100多人的特务武装行动大队,专门“清剿”刘奎领导的黄山游击队,逮捕与我党有联系的革命群众。拔掉谭家桥大红庙据点,袭击敌人行动大队,解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,对开展皖南地方工作有着重大意义。

第七师侦察队向地方党组织了解敌人活动的规律。地方党组织同志介绍:因谭家桥附近

没有操场,每天天刚亮,敌人就起床跑大路,回驻地刷牙、洗脸、吃早饭后,再上山打柴。但对大红庙周围地形、有什么工事设施,不大清楚。于是,雷伟和带3名侦察员,由刘奎带路,胡明、洪林(另一支游击队负责人)、洪琪也去了,利用夜晚登上了谭家桥北面石壁山侦察。侦察人员隐蔽在树林子里,到了白天,用望远镜观察到大红庙周围没有铁丝网,庙门前有一集团工事,工事大门向东。

根据掌握的情况,第七师侦察队与中心县委及游击队共同研究,决定:在天刚亮敌人起床前,智取大红庙。如智取不成,转为强攻。智取办法是,组织16人突击队,配备10支长枪、6支短枪,突击队冒充国民党一九二师运物资经过此地,接近敌人,抓住哨兵。敌人哨兵如开枪,或打倒我突击队前面的人,我突击队员绝不后退,应大骂为什么发生误会,猛扑上去抓住哨兵,缴哨兵枪,乘机冲入庙内,缴敌人械。指导员江同义亲自参加了突击队。雷伟和率领机枪手、侦察队其他队员以及黄山地方游击队随后。

战斗部署以后,开始行动。在天刚亮敌人起床之前,我突击队接近敌驻地大红庙门前时,没有听到敌哨兵喊话。我突击队扑到工事旁一看,工事内烧一盆火,有3个哨兵披着黄军毯,枪放在一边睡着了。从红庙大门缝看到,庙里点了一盏油灯,有一个带班的在那里看案子。游击队猛扑进工事内,抓住这3个哨兵,缴了他们的枪。庙里带班的听到响声,手持长枪,走到大门口问:“是谁?干什么?”我突击队第二班长陈辉武一枪将他打倒在地。这时,庙里敌人混成一团,我突击队乘机冲入庙内,缴了大庙楼下5个班的枪,打死好几名敌军官官兵。可是庙楼上还有4个班敌人没有缴枪,企图顽抗。雷伟和当即指挥一挺机枪对准大红庙楼窗口猛射,打死了几个敌人后,我七班长胡长山带一班冲上了大楼。上午8时许,全部歼灭谭家桥敌行动大队,缴枪几十支(其中盒子枪1支),还缴获不少军用物资,活捉敌人指挥员1人,解救了被捕的革命同志。被捉的敌指挥员,原来是新四军的叛徒,第七师侦察队将他交给地方党组织,后来被处决了。

谭家桥战斗胜利后,在地方党组织同志带领下,第七师侦察队驰骋皖南十余县,到处打击敌人,天天与国民党特务和乡公所“打交道”。

当时的江南,特务真是多如麻,他们佩戴特务证公开活动,我侦察队都是利用夜晚行动,天亮接近敌人。第七师侦察队到国民党一九二师防区,冒充忠义救国军;行动到忠义救国军防区,又冒充一九二师。因侦察队穿的军服和国民党相似,都是灰色的,敌人难以辨别,往往缴了他们的械,他们还莫名其妙。

就是这样,第七师侦察队自谭家桥战斗后,接连打下宁国甲路乡公所、绩溪九华乡公所等十多个乡公所(涉及繁昌、南陵、旌德、歙县、贵池、石台、青阳等县以及皖南事变战斗的地区云岭、茂林),缴获200余支步枪、大批弹药和通信器材等军用物资。

第七师侦察队惊动了皖南国民党一九二师、忠义救国军、川军和各县自卫队。他们一起出动,四处追寻,妄图把我侦察队消灭在长江南岸。我侦察队在太平县的樵山又打了两仗,都把敌人打下山去。当时,国民党还张贴告示,以多少多少大洋悬赏,来买“雷瘸子”(指雷伟和)的人头。

进入12月,敌人利用大雪天围攻第七师侦察队,并在樵山修筑了碉堡,当时,在敌众我寡、缺款少药、挨饿受冻、不宜继续公开与敌作战的情况下,我侦察队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研究决定:冲破敌人包围,回江北。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也暂时离开樵山,和第七师侦察队一同北上到江北第七师。侦察队和地方党组织同志共有100多人,利用大雪之夜,离开太平县樵山,经茂林附近九华山东边,向小平坑进发。因有一个病号需要背着走,当天夜晚没有到达小平坑隐蔽地点。天大亮了,侦察队在小平坑山下一个村庄做饭吃的时候,被一个反动分子发现,并向川军报告了。晚上,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包围这个村庄,而侦察队在天黑时就离开了村庄,登上了小平坑。敌人连夜追小平坑时,我侦察队已占领有利地势,把敌人打下山去。

第三天上午,敌人分三路将侦察队和胡明带领的地方党组织都包围在小平坑,我侦察队拼命掩护地方党负责人胡明,使地方党组织不受损失。经过英勇战斗,冲破敌人包围,登上大牛山高峰,进到青阳县境内。附近有乡公所听到枪声,派了3人带枪前来探听消息,途中与第七师侦察队相遇,把侦察队当成国民党部队。我侦察队及时问清情况,叫这3人带路

到一保长家做饭吃。可是,饭还没有吃上,川军一个营已跟踪追击而来,我侦察队上了大山,在树林里隐蔽了一天。

追赶的敌人当晚回到营地,我侦察队跟在敌人后面走,也回到小平坑附近九节岭一个村庄。在这里,雷伟和穿便衣,以砍柴作为掩护,监视敌人,隐蔽了一天。天黑后,侦察队又经小平坑、大平坑、石灰岭、青罗山,通过了川军封锁线,进入敌占区。这一夜,走了近50公里路。

因山下有日军碉堡,有伪军活动,天亮后,侦察队只好又进入大森林隐蔽一天。这一天,没有吃饭,也没有喝水,又是雪天初晴,侦察队员们的脚冻得不能走路,也不能生火,怕冒烟被敌人发觉。雷伟和指示各班拾一些松毛柴,在天黑时烧火烤身子再走。就这样熬过一天后,我侦察队通过了日伪封锁线,到达我二十旅的抗日根据地繁昌、南陵地区,次日又越过明山到二十旅旅部驻地。准备好向导和船只后,侦察队再渡过长江,终于回到了江北无为地区第七师部队。

至此,雷伟和率领的皖南武装侦察队,圆满地完成了第七师党委交给的任务。这支武装侦察队,自1944年9月至12月活跃在皖南,支持皖南山地斗争,帮助皖南党组织开展工作局面。雷伟和当时在皖南影响很大,被称为“打不死的雷瘸子”。

这次皖南侦查的过程,也是奇袭的过程,颇具传奇色彩。其经验有以下几点:一是计划缜密。无论是偷渡长江,还是拔除谭家桥大红庙据点及十多个乡公所,无论是智取还是强攻,都有周全的计划。二是机智灵活。面对强敌,大胆扮作,侦察队一会冒充忠义救国军,一会假扮国军一九二师,在皖南多地纵横穿插,来去自如。三是精诚团结。雷伟和注重于皖南地方党组织的协作,尊重并密切联系地方党的同志,同心协力,并肩作战。四是身先士卒。作为侦察队的队长,雷伟和战斗在最前沿。攻打大红庙据点,他带领三名侦察兵夜晚潜入石壁山侦察,在山顶隐蔽一昼夜,观察河西岸红庙之敌的活动规律;回江北途中,他隐入深山,亲自扮作砍柴人,放哨侦察!皖南奇袭大获全胜,这是雷伟和军事指挥才能的一次集中展示,是雷伟和战斗生涯中精彩的一笔。

(张正耀 编著)

红土地



父亲严厉地制止住了我,他说他喝醉了酒,要原谅他,他是无法控制自己,过后他会后悔的。父亲到家里也顾不上吃饭,随便洗了洗溅到身上的烂泥,就陪着张某沿着街心往乡镇府方向走。我也跟在他们后面,防止那个发作……大约过了有十几钟,快要出街的时候,一阵凉风吹过来,张某的酒忽然醒了。他对父亲说,今天的事情都怪他,等过两天再说吧,还让父亲“大人不见小人怪”。说着,他又是打躬又是作揖,让人哭笑不得、啼笑皆非……

父亲在村里任职近40年,平时接触的大多都是些鸡毛蒜皮、针头线脑的事,有些人是强词夺理,有些人是无理取闹而又让人觉得莫名其妙,这时,就需要父亲以极大的耐心,苦口婆心地解劝,不厌其烦地解释,设身处地地类比,“只有你抱着一颗公心,公平公正,老百姓才会更好地理解你”。

1995年夏天,父亲患重病在床。他曾经批评过的张某带着一篮子鸡蛋来看父亲,他紧紧拉着父亲的双手,情不自已,潸然泪下。父亲这么多年对他的照顾,对他的容忍,对他的关心,都让他感到痛彻心扉、悔恨不已;在父亲去世的时候,张某放了一挂最长最亮的鞭炮,那是对父亲最好的褒奖。确实,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!

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,父亲也因患癌离开我们几十年,但我却对这件事久久难以忘怀。人生中难免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难题,只要懂得宽容,我们就会迎来新的空间,一切都会变得海阔天空,一切都会变得迎刃而解。

退休遇上瑜伽

张传玲

平地里刷手机,经常会看到一些练瑜伽的视频,练习者柔美的身姿,再加上曼妙的音乐,情不自禁中我便会点击关注。渐渐地,我开始喜欢上了瑜伽,心里便琢磨着,要是报个线下班跟着学习,肯定很不错。说来也巧,可能是我和瑜伽冥冥之中有缘吧!这不,我们县的老年大学开设有瑜伽班,正好今年我也光荣退休了,我便在网上看到老年大学今年秋季招生广告,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掐指一算,我已离开课堂三十多年了,这次又能重返校园,心里还是有些许的小雀跃。在兴奋还有点小担忧的期盼中,迎来了我的第一节瑜伽课。

说起第一节课,还是有点尴尬。我本以为老师会给我们讲讲瑜伽的理论知识,所以就空手大摇地去了上课,谁知老师直接给我们来实操。那天我还穿着裙子去的,幸亏我多了个心眼,备了一条运动裤。实操就实操吧!既然是自己心念念的运动项目,那咱就认真对待。瑜伽垫没有带,老师说地板也挺干净的,先将就着在地板上做。我们几个没带瑜伽垫的同学便就着地板,做的不亦乐乎。

我们这个班的学员基本上是初学者,加之年龄跨度比较大,最大有七十多岁的,最小的四十来岁,第一节课老师还是从一些基本动作教起,大家踩着音乐的节奏,跟随老师的示范,我们这群“大学生”做的有板有眼,个个兴致勃勃。欢快的第一节课很快结束了。

将近两个小时의伸、拉、展,感觉身体一下子轻松了很多,不怪练习瑜伽的人们经常说,学习瑜伽,不仅可以锻炼身体,还能让我们学会控制并放松身心,释放所有的压力,让心灵得以清静。通过第一节课的学习,我课前的小担忧瞬间消失,感觉自己身体可以接受这些动作的“折磨”,虽然吾已是五十有余的人矣!

在接下来的学习中,我渐渐体会到,练习瑜伽是一场美丽的修行,是与自己意识和身体对抗的过程。对于经历了几十年风霜雪雨的身体,要想拉伸筋络和韧带,使身体变得更加柔软,谈何容易?瑜伽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已有一把年纪的人,刚开始连最基础的动作都要慢慢来,训练中,有时伴随着身体相关部位韧带被拉扯的疼痛。就像我们有位学员姐姐逗乐大家的那句话:开头几节课,大家痛得“嗷嗷”叫。而今,经过一段时间의煎熬,咱们这群“大学生”已被瑜伽的柔美和宁静折服,课上,尽情地享受“痛并快乐着”的练习过程。

邂逅瑜伽,让我的退休生活变得更加精彩,让我开启了健康、喜悦的旅程;感谢瑜伽,让我结识了一群热爱生活、积极乐观的姐妹们,让我牵拙的身、愚钝的心,通过体式呼和呼吸的调节,变得晶莹剔透,让身与心的连结更加亲密无间。

退休遇上瑜伽,是一种幸福。年龄只是数字,退而不休,老有所学,老有所乐,终身学习才是退休后更好的状态。

退休遇上瑜伽,真好!

宽容

王康奇

我走近一看,发现我认识他,是村里油坊的张姓工人。他是一个单身汉,四十多岁了,平时村里人对他印象不太好,有点好吃懒做。村里为了约束他也是为了照顾他,就在村里油坊给他找了个差使他干,可他仍旧吊儿郎当、无所谓,前段时间,因为违反油坊的操作规章,致使油坊受到了很大损失。为此,作为村里的负责人,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。

我朝父亲大声地喊了声,他停下正在犁田的耕牛,简单地和我讲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父亲批评了张某以后,他觉得很有面子,况且我们两家还是沾亲带故的亲戚。今天,他正好到自家的秧田来看水,发现我父亲一个人在把田,便多喝了点酒,就以酒装疯,来发泄心中的邪火。

他先是径直地站到父亲耙田的田埂,辩解说他那天并不是他的过错,都是别人歪曲事实、栽赃陷害。发现他中午喝了酒,意识不太清醒,父亲就说哪天我们到村部在包村干部面前再把这个事情,看到父亲不理不睬,那他就愈发激动起来,变得不依不饶,他拽着父亲非要一起到乡镇府找领导去评理。父亲就说,乡镇府离这里十几里路,平时来往的



指尖上的爱

丁文新

下跳,不时拉扯出一缕缕面条似的毛线和一串串银铃般的呵斥和笑声,织毛衣还有什么好玩的?有时,我也曾好奇着跃跃欲试,当将细长的线针与一团团五颜六色的毛线捧到掌上,竟手足无措。在毛衣编织过程中,姐姐们会不时将我们叫过来,量量脖颈,拉拉胳膊,比比衣袖,再再继续埋首。他们的用心与专注,让我们身上的温暖没有一寸走失,没有一处让我不自在。那时,一件得花、花样别致的毛衣,就像时装一样,除去千篇一律或蓝或灰的外套,我就是同学们、同伴们眼中那颗星亮的星。

特定的年代里,一件漂亮而贴身的毛衣,一双合脚而厚实的布鞋,是一个家庭最骄傲、最殷实、最值得炫耀的物件。清晰记得那年应征入伍,大姐给我织了一件紫色的毛衣,领口还别有创意地镶上了四粒白色圆形的扣子,这款新颖的毛衣让我在部队的几年时间里,不但是战胜了冬的酷暑,也成为我展示青春帅气的标和首选。回乡后,辗转北地的这件紫色毛衣随着我南征北战,也伴着我回到了家乡。

时代在变迁,服饰在更新,进步的今天,或许没有己甘。手织毛衣,当下已无迹可循,已全部被流水线上的冰冷的机织取而代之,但那份记忆、那份指尖上的爱却历久弥新,温暖人心。我会好好珍藏,眼前仅存的唯一一件驼色的手织无袖毛线背心。明天,晨跑,它还会是我勇往直前的老伙计。

蛇皮袋

王健

装化肥的袋子,在农村极常见,施肥后,它便变成百用口袋,人常称它蛇皮口袋。母亲的手里常离不了蛇皮口袋,它是我一生的记忆和念想。小时候,看到母亲背着蛇皮口袋回来了,我就会迎上去,急不可耐地双手抓住袋底,用力向上一提,袋里的东西就一股脑儿滚出来,它就像百宝箱,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:青菜、萝卜、红薯、黄瓜……那黄瓜真的新鲜:顶着朵朵黄花,浑身冒着小刺,我来不及清洗,往裤子上蹭几下,一口下去,黄瓜短了一截,牙齿一咬,脆生生,甜滋滋,那馋样逗得母亲开心一笑。

上高中时,每周日回家讨米讨菜,母亲总是把蛇皮口袋塞得满满的,除了米和菜,还有母亲积攒多日的锅巴,烧熟的红薯、花生、南瓜子。许多个晚自习后,肚子总是饿得咕咕叫,母亲就抓了一把锅巴,挖一勺咸菜放在铁瓷缸里,倒上开水一泡,那真是人间难得的佳肴。蛇皮口袋一天天瘪下去了,最后平躺在床肚里,这时最想的母亲。

刚工作不久就结婚,借了点钱,又加上我身体不好,手头非常拮据。母亲就隔三差五地背着蛇皮口袋,坐着三轮车,从三十里外的老家给我送东西。有时遇不上车,母亲就独自一人徒步来回,每次都大汗淋漓的。为此,父亲就责怪母亲,母亲不反驳,依旧不管晴天白日,还是寒冷阴雨,她都不间断地背着蛇皮口袋,一次次出现在我的家门口。口袋里,有米面、各种蔬菜、肉和骨头、咸鱼,就连引火的浮煤子都往这带。母亲带的青菜特别好吃,我和妻天天就烧粉丝青菜,那个月生活费只用了几十元。

1994年冬天的一个上午,我在教室上课,无意间看见母亲从远处竹林的小路背着口袋,艰难地往学校走来。那是一段上坡路,母亲本来个子就小,又背着一个大口袋,身子压的跟地面平行了。她左手攥紧袋口,右手杵着一个木棍,低着头,喘着粗气,一步步向我家走来。等上课回到家时,远远地就能闻到腊肉的气味。母亲用腊肉烧萝卜烫青菜,铁锅放在煤炉上,锅里的菜咕嘟咕嘟冒泡,热气腾腾的,我们围炉而坐,母亲不停地用筷子夹肉给孙儿和我们吃,自己却舍不得吃,理由是满嘴没牙,吃不动!

那天母亲的蛇皮口袋装的东西真多,除了米面、青菜、腊鸭子、玉米面,还有母亲给我们一家三口做的棉鞋。母亲亲手纳的鞋底,在上面铺上新鹅绒,蒙上一层布做成新鞋底,又用黑灯芯绒做做面,里面塞满新鹅绒,用白布做鞋边,然后一针针缝起来。听大嫂说,母亲养的几只鹅,鹅绒特别好,鹅贩子给高价,母亲硬是不卖,说要给我们做新鞋用。新鞋果然暖和,穿一会儿,脚心就出汗。母亲看我们美滋滋地穿着新鞋,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1998年10月下旬的一天,母亲和父亲坐车来我家,她是复查身体来了。那时,母亲已顽强地活过了六个月,远远超过医生预测的三个月时间。母亲瘦得不成样子,圆脸的脸庞干瘪下去,露出尖尖的下巴,深陷的眼睛发出暗淡的光,一走就喘得不行。她知道自己为日不多了,是最后一次来我家。她用蛇皮口袋装来新打的棉被,说是留给孙儿的,我知道她是给我们留念想的。母亲虽然消瘦,但精神气还好,我搀扶着她在到家处走走看看,她深邃的眼光里有喜悦,更有留恋,看得我心碎。她指着蛇皮口袋说,我用不上它了,你没地方放,就扔了吧。

一晃母亲走了好多年了,她和那蛇皮口袋成了我永远的念想。



夕阳佳苑

责任编辑:宋金婷
784542876@qq.com